



序

管人於朋友死生之際何惓惓也而尤致意于文章  
著述使人有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之歎斯無負於後  
死者之責也夫柳子厚歐陽永叔出入進退自致於  
人主之前行事固多足紀而韓退之之哭子厚云子  
之文章而不用世一斥不復羣飛刺天王介甫之哭  
永叔則云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  
其人可知率皆以文相厲愛其流傳憂其墜失况乎  
以布衣之位涉亂世之流而死或非所其爲散佚可

勝道哉此陳子伯璣所以有六家古文之選也而徐聘君巨源之集先成余不及見巨源嘗讀其文矣今又得讀其遺稿知其死生之槩嗟乎死生者一時之身也文章者千秋之身也天之生人而難乎其才生才而難乎其用用之於文章矣而難乎其相遇之時時之所遇而以行墨逢人囁嚅避咎天則陰棄其言而顯庸其身若夫怵悵幽憂放言獨往道嘗然而爲不易之辭俟將來而爲難信之說論與世違事肆而隱則顯侈其身而陰護其言使巨源而得志有爲于

時必死闕下死城下死鼎鑊斧鑕死江潭不得志則死于盜而已矣其決一時之性命如收電其流千載之菁英也如翕雲子孫守之朋友傳之山川鬼神呵之存則人亡則書書存安在其人亾哉往者司空與侍御同籍南北言路並著直聲司空之有巨源侍御之有伯璣兄弟也伯璣早失怙捧父書而泣履影弔心故於故人遺文尤加意焉三過吳門寓家係御之春雨樓茶鑰藥臼歛膝擁衾幾經點定而集成追言往昔一德同朝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原件短缺

人倫備而天道親後之君子有心於死生之際者其亦可以感矣古吳鄭敷教撰

附書

小序呈正幸大斧削不然爲弟藏拙可也弟於古文辭茫無所知竊讀尊選評最窺其大意一在間架段落而又以無段落中見段落如所謂草蛇灰線也一在關鎖起伏而又於無關鎖中見關鎖如黍律金鍼也敘事貴詳贍而以簡要明體議論貴闕肆而以淡遠爲高使人知其立說之繇而患在乎務明已意絮而繁也使人知其學古之獲而患在乎剽其膚理生而不化也

其中肯綮不能盡披而以此數端爲則至於言  
必依于忠孝語必出乎性情此其大指也弟所  
竊取於老仁兄衡斷之義若此雖荆川鹿門諸  
前輩當無以踰之心之精微不可得而形大方  
斲削固非臆揣所及耳讀兄之選者於此道當  
知所適從矣

弟敷教頓首

伯璣道兄足下

徐巨源哀辭

并序

管韓退之哀獨孤申叔曰衆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  
民之好惡與彼懸抑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間耶柳  
子厚哭張後餘謂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  
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有道無道  
德力相役而蔽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亾有道無道皆天豈暫寓耶順存而逆亾豈但殺善  
耶孟子之論則通矣以吾友巨源徵之則有未盡焉  
巨源姓徐氏吾師季良先生第三子也余鄉舉出師

門巨源二兄皆師事余吾師自邑令入西臺受黨人  
排笮二子伯學仙仲學劔皆無所成巨源髫年雄駿  
吾師自幸有子吾師歿游經喪亂文章意氣未嘗少  
衰戊戌歲詒書數萬言以斯文見推約扁舟東下請  
事函丈未及行而死於盜嗟夫巨源居今之世生今  
之肯讀書好古蘄然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逆天也  
天之全巨源也掠地免圍城免急獄亦免固非有意  
殺巨源也然卒不免于盜手者何也豈天之殺善人  
固其本意而假手於群盜與將亦視天夢夢所謂蒼

茫無端者聽盜之以巨源爲朝脯惜而不能禁與抑  
亦今之盜皆天吏矚斯世有逆天而未亡者以是暴  
天之短而信其屠僂與巨源計至余哭之而哀旣而  
曰吾敢乎哉是忽忘孟氏之明戒而重天之怒也姑  
爲詞以舒余哀書一通以遺其子俾讀而焚諸殯宮  
且鑱之墓上巨源諱世溥江西新建人沒時年五十  
一季良先生諱良彥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其詞曰  
大江浩其西逝兮燦牛斗之晶光延津兩龍耿其未  
沫兮乘帝車而下降散芒翼爲文章兮作人中之干

將嗟龍身之摧殘兮仍獄底之餘殃胡天公之憤憤  
兮恣盜賊之昌昌維吾子之駿發兮熊頭角而先登  
羅經史之義府兮陷文字之堅城衆皆望塵而却避  
兮羌獨告余以未央期累糧而造余兮請示我以周  
行子以吾爲識道之老馬兮敢自愛其瞽聾天之將  
喪斯文兮盜亦縱其斧槍吾方恃子以自厲兮若將  
援而喪厥肱繫撐犁及統格兮蒼蒼不獲保其嘉名  
誠知皇天無老眼兮吾又何誣諉於巫陽惟吾師之  
德烈兮孰竹帛而無稱逝將論次以報吾子兮指九

天以爲正苟素車之可要兮補三哭於友朋橫江流  
而嗽詞兮吾得濟其有命上章困敦之歲陽月十有  
九日虞山通家友兄蒙叟錢謙益再拜爲文





榆溪集選目錄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從宮詹錢牧齋先生求朱集書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候李梅公司吏部

答李自職論時文書

答李爾瞻論時文書

與陳伯璣書

與程士哲三札

附詩

遊洪崖記

小澗記

秦人洞記

鄢家山記

登蕭仙嶺記

西山諸靈跡記

典福莊記

弋陽王府記

簡賦堂記

鬚綠亭記

漢宮春曉賦

山居賦

愛秋光賦

懷芳草賦

易繫自序

周易爻物當名序

詩經偶箋序

琴苑序

漑園詩集序

黎美周詩序

賦篇序

影園詩序

余熙詩集序

玄遠堂稿序

食研堂集序

悅安軒詩餘序

楚遊詩序

三洲唱和詩序

萬思尹鳳陽詩序

附萬茂先序

陳伯璣詩序

張石初詩序

余小星苔園近菴序

劉士雲滴亭二集序

丁時之古樹齋二刻序

鄒士可近菴序

文水溪堂合刻序

壽李弘明先生七十序

壽分巡九江道王遂東先生六十序

送潘昭度先生開府南贛汀韶惠潮郴桂之任序

胡玉屏壽序

壽羅母序

劉徵君傳

附陳士業誌銘

陳烈婦墓表

附傅平叔烈婦傳

祭蕪湖沈青嶼侍御文

祭李雲將

祭少傅劉是菴先生

祭萬氏妹文

祭萬茂先文

庚子夏五月余養疴竹西主新安程士哲杜門  
百日相與談說徐聘君交情慨然慕掛劍之義  
其鴻章偉製世方渴仰就余篋中所有榆溪初  
集古文五十餘首重事較勘又從鄭士介水部  
借賦序三十餘首并聘君在時寫寄新作及別  
集蒐采約共百篇選其足傳者五十七首是冬  
十二月刻于金昌他未經見諸作尚多俟求之  
嗣君方平及海內知聘君者以所収遺文補我

庶可盡榆溪之撰著云肥靜齋主人陳允衡記

榆溪集選

新建 徐世溥巨源 著

同里 陳弘緒士業

熊人霖鶴臺

康范生小范

謝良琦石臞 定

陳允衡伯璣 評

新安 程濬冲士哲 訂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怛手足顫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

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台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蕘因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經經守愿庶幾無罪洎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籍籍譁于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爲不知前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

若茂先  
便不作  
此語猶  
是少年  
盛氣

士年長于溥材力倍之者尚有數人其間詭昧歆羨鑽營與得者蓋可數計就中褻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引爲口寔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啞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于今鬚未鬢髮髮已拔白每答一牋舌心爲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麩黍既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訐交訴于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

寔情在  
此數句

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  
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微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  
誠得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  
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卽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  
之意安忍恻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  
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卽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  
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  
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叅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  
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卽捐軀以  
殉耳無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台之福獲在善  
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

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  
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僕射陶  
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  
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卽刺史追  
檄隨至聽叅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  
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  
當壬申之歲師台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台邀致溥  
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  
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  
折艾生于師台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台  
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

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債事則不忠。負師台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尚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禫有期。伏惟師台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啓。

是時爲乙亥。巨源年二十九。身在巖穴而名已震于京師。讀此詞旨激昂。雖與叔夜之書並傳焉可也。戊戌春。巨源謝世中更二十三載。始終不出亦足以報潘公之薦矣。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于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申貺之開緘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駑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于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



蘇文

賈誼陸賈復起不易斯

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  
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于百為之不振而患振  
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  
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于求疵巧者愛者可  
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  
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為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  
方盜賊安得而不多蠲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  
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罪是故威失其所以為威  
而惠失其所以為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  
養焉以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新進  
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見其可

字字切

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臥溼處以致經  
絡痿靡而不覺痛東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于臂膊而  
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動天  
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  
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  
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疥癬瘍癰噎脹  
消渴走氣刺痛徧作矣于此之時舊在療者習其病苦不勸  
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各持一鍼各砭一  
穴各丸一艾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  
將為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  
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于

妙喻却有地步

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于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為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寮各相為以為紀綱苟不至于殺人雖冠帶褫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于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盃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叅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

悉是貨殖滑稽之髓

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為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為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為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眾方羣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承索典例弟無可查者若求故典則有會典與條例在薦者似待吏部彙奏近見邸疏四道率多微言深文進退于此可裁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

感歎之  
極非獨  
看得透

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餽學官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徽倖。不被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佈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貺謹拜雞筍。莫豉至機杼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盡。

韓柳諸書多求進以世方嚮治也。使巨源爲此言。安得不興世道之歎乎。○此書學國策。故近蘇氏父子。

從宮詹錢牧齋先生求宋集書

今天下之有牧齋先生也。文章丰采爲世所宗。天下之士思一望見其顏色者衆矣。古之君子于當世先達偉人。莫不汲汲焉願與納交。然或欲一見而不可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肖之于先生也。知其名在垂髮之日。而通家在未生之前。豈非厚幸然。自己巳春奉教以還。不通問者又三年于此矣。夫以世所願見之人。幸列通家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于此矣。其踪跡不可謂不疎。乃不肖服膺之意。固未嘗少有衰者。昨冬得讀先生諸古文辭。李先生祠堂記。冲澹曲折。徐紹虹墓誌。雄逸奇變。書陳敬初詩後辨駁。嚴暢稽考。詳貫蓋考覈之文。古人猶難之。君家純中與浦生墓誌。則子瞻之狀幼安。

論虞山  
文數語  
秘旨

昌黎之寫鄭羣不是過也。其餘譽無溢美文不揜實而往往錯綜逶迤頓挫感慨未嘗有數行徑直率易之文。是今之爲古文者殆以牧齋先生爲最精已。又從方伯昭度潘公黃黃石諸公知今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爲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又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籍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往爲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僅五之一。後稍稍收殖數歲之間于所宜有者殆已有之。顧集苦不能備凡可致者必力致焉。不則假貸錄之未嘗玷闕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能涉焉以爲猶賢于聲色狗馬者之爲又性于他玩好不宜故于此道貪而不止。竊聞大笥所藏有畢仲游西臺集蘇叔黨斜川集原父貢父奉世三集此三集者

世所希有也。以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或以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沒于世。幸遇大君子而不公諸同好焉。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敬因秦淮書估之便奉求貸錄。明夏繕還如以爲不信則此書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借書極平常事說得波瀾可喜此爲真文章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慙慙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况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叱拆骨

○文○中○三○昧○  
還父拆肉還母始露全身為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為推墮滉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為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永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為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玄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為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

亦是通論非止獨詣也

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曰寄盧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為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盥致書姑熟即無量之慶矣因

求明反晦註家通病

家仲吳遊輒附此緘紙盡不復贅談  
所自得者既已若此亦可以獨樹一幟

金根

候李梅公司吏部

蓋古之大臣樹功名流明德于後世者類皆親近賢人而後  
克成輔世之大業。虛已冲退樂易無隱。故能使賢者盡其誠。  
又必能兼懷不肖而後能致天下之賢者。請自隗始。燕昭所  
以徠士。顏執者常百餘人。周公之庭所以無遺賢也。溥不肖  
少誦先生之文有日矣。及長聞其崖義峻絕。干謁屏迹。銓政  
一清。則益慕其爲人。顧以身微道遠。無繇自致。且亦非所習  
也。乃者闕下舟次南浦。不以溥賤且不肖儼然。惠駕先辱臨  
之。溥旣失迎。又以他役十日不奉拜。而先生不以爲罪。及其  
伏謁也。急迎見。改容而禮之。一坐盡言而無隱。嗟乎溥者一  
陋儒耳。何宜後生而辱先達勤勤若是。乃私心則益服焉。非

為感其先施而隆禮也。于其冲抑無隱，知先生能使人盡其誠于其不遺，溥之不肖，知其能致天下之賢者也。則是將建聲實垂休烈于無窮者，今非先生其誰然其于溥則始、終、竊以為過矣。意者此郡之賢俊有未聞于左右者耶？抑有先容溥者而未察其愚耶？溥幼好宋漢之書，負性簡僻，非意所服，雖尊貴前進相求，輒避匿不敢請見。里中先輩多鄙，違不與交，而姻亞中最尊顯，號稱長厚者甚，且以為怪物排斥而擯阻之，不遺餘力。夫何戚里若彼而異地若此？蓋近者多悉其不肖而遠者誠未察其愚也。宜乎先生之待溥有非今世所見者也。豈惟今無之古亦無之？昔者韓退之嘗自通于宰執矣。三上書而不獲見，其于襄陽陳給事也。蓋皆先以書自

見一何  
愈肯韓

達而後二公禮之，非于孟之能先施韓愈也。故先生之于不肖，殆古之所未有也。仙舟遙歸，以風雨閉戶不及謁別，欲獻其所言而又鄙薄無足聽者，因郵報之便，輒附一函以道區區伏惟垂聽而勿過施焉。不才幸甚。

李公冲抑之風近世希有，非獨巨源之言為然，而巨源之言益信矣。



答李自職論時文書

癸酉一別不獨不能相從鹿鳴之筵而青青子衿且化爲麻衣如雪矣古人云五鼎之祭不如三鼎之養也此後卽附驥騰驤王路乃更不如諸生時承歡庭闈每一念至五內俱裂不孝之罪如何可言夙昔所爲歌詠先王屬辭比事鈎深致遠者今已卹然都廢忘矣仁兄遭繼母之喪乃能于衰絰中匠心構義作爲文章而且翰教殷勤不遠數百里降而問于不肖此仁兄所以恐弟忘故業而誘之肄習也捧讀之際感激無踰顧弟何人乃足齒及垂問如此哉昔者聞之于師時義一道必先究明書旨相題頭面清神志順脉絡而後爲之譬如學書者由左及右由上及下以爲布置先學執筆次觀

定論却  
是創論

古帖以習規矩博觀古今之變相其肥瘠疎密之宜以定章法此雖鍾太傅索征西王右軍不能易也。一題必有本意本意必有餘意餘意必有證佐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克暢而明達。一題必有數字一字必有數義一義必有諸辭取其離者較其合者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宏博而變化。且夫以學者之語繹聖賢之言代聖賢爲說固不能一語而卽合也。苟能一語而卽合則大學之道還其四字天命之謂性還以五字而已。又何必爲是比偶引伸而長言之也哉。題質而我文之故曰文題幽而我顯之故曰章。文章者敷揚講繹以釋孔孟之言者也。不能一語而卽合則必將順首至尾推求引證條析縷貫以求合乎聖賢之言。卽不然亦必從容貫穿

比物連類以期伸乎吾說而後謂之文章以此求之何患乎不能絢爛宣朗委蛇曲折而汪洋晃曜哉。昔人有作水賦者終日不得一語或教之曰何不于水之上下四旁求之。于是其人覃思數日選義考辭凡爲水賦遂得萬言。此求諸題外之說也。扁鵲視病望人顏色而知其死生所以然者長桑公飲扁鵲以上池之水受其禁方能見垣一方人。凡治病皆先觀其五臟癥結而後治之。故扁鵲醫高天下。此求諸題內之說也。以兄下問不敢不盡其愚。原稿輒率鄙意妄評惟兄勿罪之也。

如此看來時文非小技也取科名者何必爾哉

答李爾瞻論時文書

夕陽朱邸之會忽焉三載別來幾何彼此皆爲孤子古語云  
人生實難歡日苦少戚有餘而謝太傅自謂中年傷于哀樂  
若弟者乃徒傷于哀耳何嘗樂耶莊子稱一月之間開口而  
笑者不過四五日而已莊生達人故應善笑一月之間得四  
五日弟方怪羨其多而彼猶以爲少或者此固寓言託諸盜  
跖不然則此書作于陟岵之前不然則仍是栩栩之夢耳往  
先君在時家累不及心閒無事時時爲文章自喻適志雖不  
能佳要足愉快不謂未壯奄罹此禍自遭變以來春夏讀青  
烏經秋冬行山下兆間在館中又有家人米鹽凌雜之事不  
時相聞租稅追呼之苦里胥衙役頻相督責蓋荏苒不樂志

氣憤亂行年甫三十而臣精銷亡已殆半矣。吾兄不忘夙交，遠示新作流美克裕，視前有加，可謂克自奮拔不墜先志者。來書謙輯匪學，伊教一得之愚，何敢不盡弟聞之性情者。文之根本也。經術者文之圃也。歷代史乘，昔人事辭，文之雨露膏澤也。諸子百家，文之旁流支潤也。芟而崇之，存乎儒先，脩而藝之，成于前輩。大家君子植其根于六經之圃，而沃之以子史羣書，正之以先儒格言，萬法乎先正，然後其文能淺而深，約而備，茂而有間，與漢史唐詩並行天地，乃爲一代之制。義云爾。聖賢之言至當，不易萬物皆備，語其至也。所命之題一字不可出入，語其備也。天下之理皆得至乎其中，故夫偏者可舉以見全，旁者可引以喻正，非者可反以證是，縱橫博

極期歸至，當天下有一言一事一物不可入于文章者，無有哉。自有制義以來，名賢鉅公才質殊量，單思力學，極其所至，各成一家，是不一致，而或專尚英奇，或偏趣僻奧，或務爲蕭散，或特守嚴正，或盛陳藻彩，或刻意空澹，是皆一隅之情，非通見也。夫制義鼓舞文明，繪畫理象，各有自然，不可不似，譬則樂也，韶夏冲容，大武蹈厲，廟堂疏越，燕饗和會，下至里巷歌吹，召客上壽，必爲好音，送葬徹奠，必令悽惻，此自然之理也。又如畫者，春山欲其媽潤，夏林濃靄，秋水澄潔，冬嶺肅穆，晨漁緩出，暮客遙歸，此自然之象也。又如鐘聲洪雅，絲竹靜遠，石烈革渾，匏函木樸，此自然之質也。故凡題性命不可以屬辭，典故不可以空素，治理不可以寒儉，風刺不可以直指。

發端不可以盡言更端不可以遽已如此之類固難槩擬乃今或曰我文欲孤高我文欲曠遠槩以一趣苟非其題失必滋甚譬之猶以孤松寫春色奏軍鐸于廟楹氣象固已不稱且彈鐘使爲高山流水戛笙使爲更漏抑亦必不得之數矣又或曰我師某人我法某人夫所謂某人者又何所師何所法乎王文恪之後更無王文恪後起而與之並驅者唐應德鄧文潔也歸太僕之後更無歸太僕後起而與之方駕者趙高邑湯臨川也夫文肖其題而至矣不必學某人也陳止齋之于蘇氏肖矣究竟能與蘇氏並驅爭先乎弟嘗謂優孟古之極善爲文者也衣孫叔敖之衣冠抵掌談笑而使其子爲之泣君爲之驚亦曰肖其題而已矣彼欲拯叔敖之子于負

妙論

薪者優孟之題也故以其衣冠談笑爲其文章卽妙絕動人假令復以孫氏衣冠倣效他人則其子必笑人主必怒豈得復爲滑稽之雄哉蓋嘗讀謝惠連雪賦而得之其言曰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縱心浩然斯言可以槩爲文之道矣司馬相如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人相關忽然而睡渙然而興若此者則所謂作賦之心也以作賦之心爲制義推之古文詩辭亦如是焉耳尊公之悼遠不及知卒哭已過生芻一束徒愧昔人山川悠遠何時一爲傾筐之論乎春茗雅孟附謝不既

湯若士袁中郎而後能爲此快論者鮮矣

與陳伯璣書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潛然人至靡家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卽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韻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承示牧翁于弟可謂稱許之極上下百餘年縱橫數萬里、而獨以徐生爲可與于斯文者何敢當哉能不感哉却有一、說牧翁之于古文千子之于時文議論極正學識極確而晚、年皆歸于罵人此亦非雅而弟之受兩公推戴者將來且爲、衆射之的人情然也竊謂一代真儒年望八旬力齊韓柳惟、當正教後輩鼓舞人才此是大方正道至於小夫俗流不足

以膏斧鉞者罵之適成其名耳世原不視彼爲壇坫之人而  
吾反攘臂謂不當俎豆之哉此乃所以俎豆之也何如何如  
秘之不足爲外人道也惠墨佳甚錢集留心近作苦少副本  
僅數篇附正黎美周二郎有書奉復未攜來城容再覓寄一  
書答牧翁并康小范書煩致去

持平之論却是深文

與程士哲

高館張燈有言必盡仁兄愛我深矣一詩以記傾倒愧未敲  
推幸教之并內之伯璣詩序札中馳寄勿使浮沉爲祝

苦雨百日小晴卽涉江訪士哲社兄便宿高齋爲快却  
懷伯璣元水兩兄是日遂補入寄序之函

一春扶杖怯平蕪五月披裘問友于雲樹裴王如昨日濠  
梁莊惠有新圖風吹衣袂僊僊舉晴覺山川處處殊可惜  
劍江橋港客天涯明月汝偏孤

又

有食樾而不懷好音者故不得以野苹更填其壑事之不濟  
殆有天道焉夏君故自濯濯未可同論也小詩呈覽雖城中

題而句就于山以此辨村郭之優劣矣兩箋致博翁不及作字來者欲趁早涼也

載石篇奉謝士喆社兄即致范祖生使君兼訓谷聿有

春杪湖西趙憲副南康范司理期余會于南浦以山中遲聞事羈未出比入郭則已皆行復僑居谷氏瀕還而喆兄見貽歛硯舊物也既佳且古足慰旅空遂載以歸到山述此為謝以報范公蓋范公書有共浮大白之句且余比者擾谷和陽氏為頻也

饑驅冒美名文之乃日游枯楊已過時無稊孰汝求鳩媒詒鳳皇布穀醜鳴鳩鳩瘖自中春入夏凜防秋情知亦早計勉強豫旱謀貴人賜顏色一酌勝千籌賤子因稱貸懋

期成阻修時賴布衣交杖杜歌道周乞者是陶是杜最可貪醉飽昏昏復苟留歸時南風吹袖若輕雲浮幸有一片石可以鎮虛舟持此謝殷勤將無笑蒯緱

又

前日天未明舍弟一畊僕索札于城中購藥弟以殘燈賸紙草草一札託問紅鉛知不可得也亦未知此魯人能致札于貴寓否若小价所持來答翰則居然長公妙牘矣重以佳詩益滋歎服尚圖屬和然珠玉在前恐邯鄲却走耳鳴玉兄所云如何若欲緩頰當即相過新漲初平可以安渡或弟以書往亦可春來頗儉得此便足療饑也近寄伯璣詩附覽正

施偉長過別山莊因留小憇為託寄懷石橋流寓陳伯



璣 甲午七月

酒薄知慚勸聊因緩別離憑君傳一曲為我道相思老覺  
山居便閒嫌遠信虧關心誰最劇石港有蛾眉  
流寓何年已天涯老此人漫云衣帶近徒使夢魂頻山隔  
雙魚澁秋爭一雁新茅亭孤月上只盼客星親

巨源玩世寡合而與二三窮交有若膠漆撫玩詩翰不勝  
人琴之感

附

寄巨源徐徵士 辛卯十一月

玉淵陳允衡

亂後心知見面難忽遺雙鯉感千端天留徐孺辭三聘世  
擬陳羣屈一官家散久甘投庶隱 余旅人樓顏猶記署川

觀 徐別業臨湖 榆溪樹色今何似乞取他年畫裏看

題樓居川觀 干戈滿地竟何如閒却英雄望後車著述飄零各自重間  
關俯仰計非疎經年幾宿香城寺盡日誰敲沙井廬若問  
客懷與生計惟餘吟榻送居諸

將去章門榆溪書來方營草堂期渡江持別却寄一首

甲午 臘月

欲來遺短札將去動深思江外如千里人生信幾時為園  
居始定招隱約難遲積雪空山夜應成惜別詩

遊洪崖記

由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石數十尋皆釜色時有白繡紛若  
 疊菊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草剝落成文直上高五  
 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橫灑飄忽若疾風吹雨  
 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塹水稍匯之上瀑奔流至此則  
 復衝激上山左右噴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  
 石巨若輪橫無所倚若水東奔激之則翁然為鐘聲若倚瀉  
 西擊則鏗然若磬至春夏水滿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  
 石壁上有鏤文歲久苔填不可見蓋神仙跡云昔洪崖仙人  
 常居此故因以名地洪崖之時無書是豈洪崖跡耶下石為  
 渚時滌時流遇石翔鳴遇沙明綺九十七曲入于江

只瀑布  
 說得奇  
 喻

自左史叙事法得來故簡峭而安雅若但摹倣子厚所謂  
從門入者不是家也

小澗記

自銅源出不數里有聲出于竹中如是數百步甚異之既則  
延矚岑徑亦有流泉清迥脩澈委石成文明細鱗鱗若罾在  
沙還顧來徑則叢篠明密夾生澗旁葉交岸合波綠沙隱故  
聲流竹際矣其前則螺石淪澗積沙成垆平流有聲山泉遙  
應通注疊鳴前乃漸就山道勢高落迅行疾響訇分注田壑  
澗水載鳴哇哇相答深可娛聽焉  
專說泉聲亦別境也

秦人洞記

行山數日參陌踰阜溪遂卉木參錯相望每當佳境藉草流連初至洪崖復循故道尋秦人洞以其所陟爲其所降犯茅窮石而往在西山之阿洞口容兩人稍進可容十餘人沙石明淨水聲在上從洞中聽之若笙簧自天來矣前有石門限由限進三十餘步石門閉不可開窺之則綠草萋然多紫蜻蜒飛翔往來境甚幽窈舉火始可得徑昔嘗有入者見石几胡床之屬云中有佳疇清池室不甚廣地清水次風物閒美蛟龍虎豹所不能居獨宜隱者然門今閉不可進問其父老云世治則石門閉亂則自開以待隱者子幸得遊茲洞復不爲隱人乃與同遊五六人列坐其中飲酒而去

潔處不可及中有獨解故無支蔓之詞

鄢家山記

出秦人洞將往蕭嶺曲道委蛇左右草花夾路不知其名採  
之不忍目賞不給遂乃坐石上攬玩久之望前路烟樹相與  
淺深若可披尋迺取道往行田徑循迴溪愈曲愈幽從小徑  
入地方十畝畦有芋畝有禾清池映沙魚不網罟四面高山  
環合山皆修竹巖多草花巖下有蠨蛸結網小竹間風吹花  
落皆繫網上不則飛墮池中魚往就食之不可得遂道然而  
反若有所驚者茅屋十餘居人皆悶悶無所識從之沽贈以  
棐栗山蔬因上山坐竹下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  
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定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  
問其氏鄢姓云

文心細微之極凌轢柳州

登蕭仙嶺記

初至洪崖樂之不能去會暮無可柰何遂宿于銅源其明日朝發秦人洞皆下馬步行道不盈寸涔不濡軌兩傍臨萬仞之谿道多怪石清怒奇危如牛入地半如羣馬飲河如嬉駒仰臥如走犬避豺如大夫冠如欲登天如欲墮淵咸誘目悻神攀枝望徑匍匐披草擇道以往不知所徑之高側睨阪田相去數十里矣至蕭嶺嶺爲西山最絕俯視在下茫若煙海田隰谿谷山阜平林深灌川澮江河城郭都邑廬舍皆在青煙中西北至于廬阜北至于彭蠡近都豐城南昌武寧豫章之治皆若可頃刻飛集天亦稍近雲在其下冉冉若綿纈而臨之上有石室中可坐三人昔人構之以期神仙蘿纏其梁

薛荔滿壁亦且千年因坐石室中飲酒良久日曛乃反前後  
行山數日費酒十餘壺芋栗數升皆采諸山中昔之大觀者  
州有九遊其八澤有七涉其三今遊西山源有七經其五洞  
有三遊其二亦一快矣

西山諸靈跡記

由洪崖而進爲紫清諸峰迤邐西北折許母冢在焉嶽巖  
礧險不可升不苔而滑至者皆解騎特前攀筍耆藤垂視婦  
步鞠躬拾阪猶數退踏或從高仰躓袞袞然若疾丸注坡矣  
其上乃交柯錯蔭百卉翳翳曩之所謂俯盧阜襟彭蠡者皆  
不可見土人嘗有竊葬者秋霽縋棺而上亭午始至半山霹  
靂交作樹木皆鳴送者駭眩而棺已在山下自是雖過者必  
式云山中諸所傳他奇怪不備志其跡之存者皆在東莊以  
北爲劍爲臼爲磴爲棺爲拜藉爲几爲胡牀爲石豕首豕首  
加劍其上耳馘其齧有盞承之細流背注若割血然曰中水  
冬夏不竭土人病自者至稽首沐之輒瘳或杯去之旋竭旋

盈。乃。至。彌。日。亦。不。更。淺。曰。中。虛。下。實。水。環。其。外。無。竇。下。通。或  
挹。澗。益。之。亦。不。更。滿。其。礎。動。否。在。人。敬。怠。宿。誠。以。往。輪。旋。若  
飛。嬉。戲。引。之。千。鈞。不。翅。臙。絕。無。益。矣。予。銘。其。陽。曰。澗。水。如。脂。  
可。以。沃。臍。上。士。轂。轉。下。愚。不。移。時。同。遊。者。皆。笑。比。至。棺。石。棺  
露。前。和。半。藏。山。內。拜。石。外。橫。復。識。之。曰。匪。革。匪。玉。無。縫。孰。穀。  
拜。石。長。在。衣。冠。其。消。千。年。寒。食。誰。奠。王。喬。復。前。求。石。几。在。社  
廟。南。隔。水。數。十。丈。石。滑。而。碕。古。無。人。蹤。予。與。長。兄。揭。而。從。之。  
山。中。人。劉。猗。者。好。事。亦。能。從。焉。予。至。卽。先。據。胡。牀。隱。石。几。是  
時。日。旣。薄。午。青。峰。延。光。草。木。暄。藹。無。名。之。香。四。山。而。至。澗。水  
泠。泠。鳴。流。几。下。伸。膝。濯。足。不。煩。更。起。隱。几。欣。然。恬。悵。便。臥。覺  
而。塔。焉。猗。遂。導。至。程。氏。山。莊。程。氏。者。故。東。莊。人。入。居。于。此。室。

中。老。幼。數。口。青。山。當。簷。修。竹。四。映。園。中。雜。植。果。實。緯。以。藥。蔬。  
其。人。好。道。頗。受。仙。籙。聞。予。至。卽。下。園。果。數。品。有。栗。有。柿。有。棊。  
有。橘。從。以。新。酒。時。菊。載。黃。雜。英。照。山。問。此。往。當。復。得。石。乎。便  
攜。酒。懷。果。緣。澗。委。蛇。徑。得。石。巖。巖。中。石。筍。如。柱。下。石。方。徑。數  
丈。上。稍。短。若。檐。飛。湍。界。其。上。衝。澗。激。其。旁。細。流。環。其。下。如。鐘  
如。磬。如。簧。如。琴。金。石。絲。竹。之。聲。紛。然。遞。至。耳。不。給。聽。淒。神。寒。  
骨。傾。榼。不。醉。皆。水。激。石。而。爲。之。也。旣。辭。程。氏。爰。陟。前。岑。道。旁  
石。上。寔。覲。驢。跡。劃。若。在。泥。所。謂。雪。精。之。跡。也。少。進。有。數。巨。人  
跡。在。盤。石。上。望。之。綦。長。比。往。踐。之。隨。人。長。短。各。稱。其。足。鄉。人  
相。傳。謂。昔。仙。遺。此。以。鎮。雪。精。者。予。笑。言。神。人。柰。何。與。怪。絮。足  
令。乘。而。策。之。跡。安。歸。乎。古。云。不。知。足。而。爲。屨。若。斯。者。乃。可。耳。

出石字  
不可少  
文字綿  
密處

此數語  
近於戲  
可剛



日既西傾環岡赤黃頽陽遺色望高山頂草紗紗焉若綠煌  
裊天矣循塗言歸數里已夕山農畚田白煙瀾野如水月相  
混咫尺之間茫然灑氣目不辨色喜山中人能導無天台誤  
也歸廬張燈殘魄已上是時維月向晦山中無漏以月計之  
蓋三鼓矣

字字是靈異

興福莊記

故相張公興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于窰灣  
嗚呼此灌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圍之卽址爲堤夾植青  
松環以淥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皆墁噴蚌雨過望  
之光彩上射矚若雲母小丘五六或高或下或方或圓皆作  
亭檻于上隱以杉檜雜花冥濛其外卽濠菱荷間發春有稻  
色夏有荷馨秋冬之際陵麓丘池綺然明瑟細橋仄路曲折  
迷人予嘗數遊焉而亭軒頽廢螽虺來巢慨然屢歎矣堤上  
松風悲號無時零露淤浥反照狼藉倚樹而憇少焉復行外  
眺濠岸內顧池軒涼吹灌耳同遊者每有寒色堤盡松窮俄  
聞鐘梵之聲發于地下旣駭且笑則所謂蓮華菴者是也下

此等亦  
是前人  
已發之  
論

堤緩步杳不見菴但聞水聲中雜僧語又在木末尋蹊涉水  
樹隙為橋幽狹奇危過之慄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橋  
者附郭丘林此殆其勝居然可遺世矣嗟夫昔將軍以雄武  
之資提師築城偉焉都市無亦自謂萬世不拔而陵谷變遷  
兵火之際城郭無主既已摧為殘堤荒隴千載之後不意有  
相國者起而囿之意其當時之盛臺榭有奕笙歌來遊春雨  
秋月之夜灌將軍魂魄亦或來此而悲樂其再興然相國身  
往未久而今已蕪穢若此矣安知後世此堤不復築而為城  
也耶予以其數遊也因志之以俟來者

絕不及相國生平一語筆力甚嚴

### 弋陽王府記

五月五日與五弟步至弋陽王故府入門升殿肅容而歎曰  
使王有嗣傳之世世子與若其得至是耶豈惟予與若自將  
軍中尉莫不鞠躬趨拜墀下王尊若神當是之時欲一望其  
宮門而不可得而今也販夫豎子皆得造其宮升其殿矣又  
奚特予與若與意昔王之在時今日者方且嬪妃如雲左右  
千百以從王于宮中俯龍艦發棹歌觴酌蒲艾流連為歡于  
斯時也王意亦以為吾子孫世世五月五日長有此樂也既  
而至其後宮仰視屋梁宮已中斷有荷擔而過者問之曰從  
此適市道甚捷顧謂弟曰詩云蹶蹶周道鞠為茂草傷宜曰  
見廢也言幽王逐其子王而無子雖大道將為茂草焉王之

不多着  
一語形  
容如畫  
妙筆妙  
筆

宮今且爲周道矣。山徑之蹊用之成路。旣爲周道。後雖欲茂草生于宮庭。豈可得哉。又奚特牧人。販豎升其宮。坐其殿而已乎。乃爲歌曰。五之月兮。五日汎舟流兮。蛟龍集士女兮。遊樂王如在今。今日何若。國旣除兮。殿中摧。左右風日兮。雨雪華。椽玉逝殿摧兮。可柰何。宮中行人兮。何其多。歌闕而去。聞者以爲有楚音焉。尤宜于五日也。沉湘之人。桂棟葯房亦其悲矣。

絕奇絕古得史遷之神從伯夷屈賈傳出

### 簡賦堂記

崇禎五年春汀韶流賊犯贛州軍吏不戒遂連土賊以掠吉撫遂燒崇仁南昌大恐維時烏程昭度潘公以方伯分巡諸道振兵設備發卒捕之賊聞皆遁去公曰寇不在大備不可弛益治兵加城濬濠增益高深先所設河巡省中團營皆罷之俾民安業百爲具飭衆志旣定歲則有秋訛言不興邦人相慶其明年三月闢圃作堂于公署之後以教習軍士命其門人徐世溥名之且屬之記溥曰善哉事至能暇旣定能戒天下其將寧矣夫國家勢弱憂在强者先敝其強也必弱者先勝勝而能戒是將復強弱者強則天下康事勢然也自神宗皇帝御天下平疇開播東救朝鮮師出未嘗一挫刃奢安

法  
純乎韓

白蓮之徒無不旋殄滅勢可謂強矣遼左陷禍由失律口雖  
得吾地而不敢耕種當事者不能乘時恢復疆土乃顧諉之  
曰弱致天下多事山陝河南流賊繼起胥以弱諉嗚呼抑何  
其不察也溥常獲接四方賓客詢其形勢守圉民力技勇蓋  
未有不振于此邦者當時陳友諒以十萬衆阻江漢號稱勅  
寇太祖皇帝平之使民免于夷狄盜賊故其人感恩服義務  
爲仁孝勤儉而耻浮夸士大夫有司其地者亦以鄒魯游之  
不復與言戎事農樂稼穡而士篤詩書問其騎射戰守之法  
父老子弟已無復能言者矣賴社稷之靈諸公卿之力百年  
之間寇雖間作亦未獲逞志于我正德七年陳少保平之十  
三年王文成公再平之至是公又平之獨能深慮遠猷修政

題外說  
得確然  
有理此  
所謂識  
力絕不  
在字句  
上見長  
故高人  
一頭地

固圍簡器厲士凡百綢繆以計長久竊以爲公之愛江西也  
賢于先正遠甚夫以江西之弛公一振之我武頓揚寇聞風  
遠遁令爲遼暨山東西者能若予公其何寇之足云昔陳少  
保之平華林諸洞也河北之難旋定王文成公之進師三泖  
桶岡也榔桂同時獻捷嗣剪逆濠蓋太祖之有天下首戡陳  
氏然後士誠谷珍相繼授首底定大業其肇基者由是是故  
數百年間四方每有事事平必自江西始公功成不狃克建  
永圖弱將復強溥竊以是爲國家慶矣斯堂也有三善焉不  
費資糧而有程材角藝習陣之實不擇地選期而可日試不  
見觀兵而人不知其兵所以精詩曰不測不克公神武哉古  
者歲季春出火簡其車賦親誓社以習軍旅故以戰則克是

從毛詩  
漢賦稟  
胎視淮  
西碑另  
出妙緒  
庶非學  
我者死

不弛備之道也。公舉當其時，道與古合，宜名簡賦以示來茲。志時也，志事也，志祈也。乃拜手而記之，且繫以詩曰：

帝甸南服，秩我山川。旣苗旣塾，農女畢恬。孰阻碕昧，誕矜孔棘。匪稗伊蝨，匪莠伊騰。中葉有滯，俟鈎爲蠱。旣脫汝嶠，焚之中野。蠢爾洞蠻，噬蹈前車。烏舉烏集，我鶯汝魚。雖則汝魚，踐蹂千里。咷泗羣奔，遑恤婦子。天篤生公，惠此江國。公來不駭，不聲以色。公奮神武，風雨其施。如豺聞羆，望氣以駭。民有項領，屢有懋遷。野有稼穡，自今有年。公曰：毋驕，毋荒，以敖我初試之賊。伊喙逃乃，建斯堂，載經載營。朝陳夕鞠，淵淵鼓鉦。公坐于堂，命士較射。百夫決拾，鵠無違者。公坐于堂，命士較御。如組如舞，進退維旅。公命士搏袒，裼皆然。我挾雷霆，孰舞于

自然  
是  
結句

前命士較技，各奏汝長劍。矛戟槊下上，其光命較。步伐止齊，有林不愆。不忤如指，從心昔在仲父。內政樹齊，亦越蜀相。魚復握機，顯允我公。維神與謀，我儀圖之。管葛是迷，公作斯堂。西人以彊行，定朔南以慰我王。

看此文純是讀書之氣，其好爲奇，恠者皆繇于中之不足也。

鬚綠亭記

鵠即鶴

楚會城中有三山宮觀樓閣官署悉依山址黃鶴樓踞黃鶴山之首山樓相依得名故樓亦稱鵠山一稱鶴焉楚王宮臬司與屯巡使者署武昌府學皆依鵠山都御史臺江夏縣署縣學皆依鳳皇山赭石嶙峋蜿蜒于兩山間者胭脂山也東萊張公九變以南計部郎謫楚臬幕翛然賦詩不戚戚于卑遠暇日于署後披榛薙草結茅為亭從小廊右折歷磴道而入種荷表樹盤桓其間樹根有猿荷有潛魚藥欄茶臼左琴右奕投壺繩床無不畢具意甚適也每雨過則令童子各以竹簫束葦乘瀑流刷滌巖石漱沙澣泥巉巖畢出若塹若堦若輪若日若老芝巨菌旋湍伏獸草之淺者若茵長者若拂

如此詳悉方是記體

樹之怪者平直偃仰者若蓋若倚杖若老人俯視子弟離立  
于是山之雲物景候無不收入四牕之中軒櫺既具碧光四  
至名之曰鬚綠亭予問其所取義公曰取諸華亭隱君陳眉  
公詞翠微中鬚眉皆綠之語耳噫是予故友高僧等可訪隱  
君草堂詩也其辭曰得詩鳥語中照硯鬚眉綠隱君常愛誦  
之是詞蓋本諸此等公家本予里得道爲少林第二十八代  
師生時父夢貫休持菊至家云借居四十九年已而果以九  
月九日生故小字夢休及乙亥年四十九竟終于貫休舊址  
西山之雲塘寺今奄忽四年矣予偶遊是邦張公聞而相訪  
屢集斯亭敘故對新欣愴交集因并志亭名之由賦詩紀事  
昔滕子京謫巴陵修岳陽樓蘇子瞻謫齊安作雪堂皆楚中

只用淡  
淡數語  
作結贊  
得極韻

往蹟其他難以悉數蓋文人于山水猶肌膚性命然一日無  
之則其清雄奇曠逸麗之氣無所于寄故凡能文而謫居者  
必將有事于遊觀焉然則君之在斯亭也與古人奚以異哉  
命名可笑全得此記

111

西

和漢集選

三



